

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是庆历新政的倡导者。范仲淹在文、赋、诗、词方面均有成就，其词刚健清新，气势挥洒，为苏辛之先导。有《范文正公全集》，并存词五首。

苏幕遮

范仲淹

怀旧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
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这首词在黄升《花庵词选》中题作“别恨”。张惠言《词选》说：“此去国之情。”观范仲淹的词，虽未摆脱北宋“词为艳科”习气的影响，但他确有一些作品风格豪放、意境开阔，在表现手法和思想内容上有一定突破。此词可说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谭复堂评这首词为“大笔振迅”之作，细细品味，实不为过。

词的上片以行人眼中所观起笔，写深秋天高云淡、碧空万里的景象。前四句“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以词人由近及远的眺望写起，抓住深秋时节的特点，勾勒出一幅慷慨悲凉的壮观图景。天上，深邃碧蓝的天空飘荡着几朵浮云；地下，秋风瑟瑟，落叶铺金。远处，浩渺的秋水荡起层层波澜，在那碧绿的水波上，烟霭蒙蒙、秋色苍茫。作者如椽的大笔虽仅淡淡勾勒，却将天高地阔、色彩斑斓的秋景呈现在读者面前，令人在荡气回肠的意境之中不能不与作者一样，情感激荡，浮想联翩。词人在前四句中着重于意境的创造，收到了“情景相融而莫分”的艺术效果，因而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千百年来，“碧云天，黄叶地”之所以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与作者这种以景引人、以情感人的艺

能地显现了作者的心声。无怪前人评此词文：“范希文《苏幕遮》一词，前段多入丽语，后段纯写柔情，遂成绝唱。”（《远志斋词表》）阅之令人“不厌百回读”。

（由文平）



术手法是分不开的。

上片中的后三句“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是在前几句写景的基础上，更进一层的描写与抒情。“芳草”，暗指作者的家乡，隐喻着离情的凄苦。有人认为后三句仅是承前写景的延伸和发展，但细细品味就会发现，这里固然有水天相接浩渺无际、落日余辉映照万山草木的秋色描绘，但“芳草无情”句则是作者主观心境淋漓尽致的表露。词人伫立于苍茫的天地之间，面对壮阔的景物不能不触景生情，不能不联想起自己久戍未归和远在天涯的亲人，因而以拟人手法，通过对“芳草”的责备，抒发了自己的忧国之心和离乡之愁。此三句也为下片的进一步抒情议论做了铺垫。

下片承上片的写景，着重抒发词人羁旅中忧国思家的沉郁情怀。前四句“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是以直抒胸臆的笔触，写作者面对满目秋色，思乡忧国之情顿然而生，不禁更加愁怅孤寂、落落无依，只有睡时的偶然好梦，才可稍稍排解自己的缠绵情思。“黯乡魂”，思念家乡、精神沮丧，是化用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之句。“乡魂”与“旅思”为互文。前四句中的一个“追”字，形象地再现了“游子”滞留在外，无时不在思念家乡与亲人的苦闷心情，突出了全词的主题。“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表面看来仿佛是词人对自己的劝慰：在月明星稀、秋高气爽的夜晚，不要独上高楼依栏远眺吧，那凄清的夜景会使你更加愁肠百结。实际上作者的这一番自我安慰，恰恰委婉地道出了其内心“剪不断，理还乱”的极度苦闷，这种无法治愈的心灵创伤，无论是“自欺”，还是他人劝解，都是无法排解的。因此词人在最后两句中干脆扬弃了含蓄的语言而直呼其声，把自己的内心鲜明地呈现出来，一针见血地点明即使是能替人解忧的“杜康”酒，对于我也毫无用处，只能使自己借酒消愁愁更愁，化作点点思乡忧国之泪，更加凄苦不堪。下片中“楼高休独倚”一句与上片中的“芳草无情”句相呼应，道出了词人内心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极度苦闷，是全词画龙点睛之笔。

这首词语言清丽淡远，情感真挚缠绵。作者将景与情融为一体，或酣畅淋漓，或曲折宛转，跌宕起伏，无不极尽其

御街行

范仲淹

秋日怀旧

纷纷坠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本词是一首怀人之作。上片以写景为主，而景中含情；下片以抒情为主，而情中有景。全词情景妙合无垠，意境浑融完整，颇有艺术感染力，为历来的评词家们所称道。

上片写景，描绘抒情主人公的生活环境，为刻画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做好铺垫。起笔从“坠叶”写入：“纷纷坠叶飘香砌。”“纷纷”即散落的样子；“坠叶”，落叶；“香砌”，香阶，形容身份之高贵，住宅之华丽。这句是说树叶纷纷飘到有落花的台阶上，用“纷纷”摹写其动态，极为生动，又点明了时令——秋天。不言秋而知秋，因为只有秋天，树叶才纷纷飘落。“夜寂静，寒声碎”，更具体地点明时间是夜晚，“寂静”指的是没有人声。“寒声”指风吹叶落的声音。“碎”形容落叶的声响轻而细碎，传神地写出坠叶纷纷而轻盈的情景，暗应开头的“纷纷”二字，状物极为精微。也正因为落叶纷纷，才给人以“碎”的感觉。而能清楚地听到落叶的声音，不但需要“夜寂静”，而更需要人的心静，故此二句生动细腻地传达出抒情主人公孤栖寂寞的情怀，使主体心境和客观环境达到完美的统一。这三句是写听觉。接着，则转写视觉，由声音的摹写转入画面的描绘。“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

银河垂地”两句是说，在空寂无人的高楼之上，抒情主人公卷起珠帘，凝神观看室外的景色：啊，天色是多么清淡如洗，明朗的天空上，星河倾斜着一直垂到了极远处的大地。这两句词清新明快，情境俱佳，深为后人激赏。正是在这样的情景中，才引出下面的感受：“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年年”表明分别的时间不止一年，而是多年。“月华”，月光。“练”，白绢。“月华如练”，形容月光的皎洁。“长是”，总是，经常如此。“人千里”，人在别离中，相隔千里，不能团聚。每年的今夜，月光都是如此的洁白，但亲人却总在别离之中，远在千里之外，离人触景生情，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之中，难免要怀人的，因此，离人才发出了“长是人千里”的慨叹。以月摹写相思是古人常用之法。因千里共望明月，最易引起相思之情。此类诗句俯拾即是，无须举例。写到这里，离人感情的激流已无法遏止，以景离情已不能痛快淋漓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了，于是，很自然地转入下片的直抒胸臆，倾吐愁思。

下片抒写离愁别恨。过片直承上片结句做情极之语：“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无由”，无从。年年如此，久别的煎熬，肠已因愁重而寸断，即使想用醉酒的办法来消愁，一醉为休，也是不可能的，那是因为“酒未到，先成泪”。如果饮酒的话，酒尚未入肚，却已经化成了泪水。真是“泪深于酒”。古人常常是借酒浇愁，而在这里，酒不但不能解愁，反而更添了一层愁。比起“酒入愁肠，愁更愁”来，这愁更重，情意也更为凄切。“残灯明灭枕头欹，谖尽孤眠滋味。”“残灯”，即将燃尽的灯。“明灭”是说灯光忽明忽暗。“欹”，斜靠着。“谖尽”，熟悉透了。“孤眠”，独睡。这两句写的是室内的情景。室外“月华如练”，月明如昼；室内“残灯明灭”，灯光摇曳不定。室内室外两相映照，自有一种凄凉、感伤的气氛。在这种时候，离人被浓浓的离愁所困扰，根本无法入睡，只能斜靠在枕头上，寂然凝思，独自伤情。这“枕头欹”的神态比起其他人常说的“辗转反侧”来更进一层。“残灯”句没写一个愁字，却把离人的愁思表现得淋漓尽致。“谖尽孤眠滋味”，说明“残灯明灭枕头欹”这种情况由来已久。长久以来，离人常常是这样夜不能寐，斜靠在枕头上暗自神伤，所以说对孤眠的滋味已经非常熟悉。末三句进一步诉说愁思的难以排解：“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

回避。“都来”，算来；“此事”，思远人的事；“眉间”，眉头。算来这思念远人的愁思是没有办法排遣的，不是萦绕在心头，就是攒聚到眉头。“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极写离愁之浓重，可谓一往情深，抒情造境极为精妙，女词人李清照《一剪梅》中“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词句显然是受此句启发而来的。

范仲淹的这首词以柔情丽语为后世词话家所称道。全词情景俱佳。上片之景全由抒情主人公的眼中观出，皆充满了感情色彩。全词意境浑融一体，把思远怀人的愁思写得深挚动人，淋漓尽致。难怪许昂霄感叹说“铁石心肠人亦作此消魂语”（《词综偶评》）。

（洪丽娣）



张
先



张先（990～1078）字子野，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曾任渝州、虢州知州等官，以尚书都官郎中致仕。张先词含蓄而颇有情韵，既擅长小令，又作慢词，为北宋作慢词较早的一位词人。有《张子野词》传世。

天仙子

张先

时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会。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
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
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这首词为张先在嘉禾任判官时作。正如词前小序写道：“时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会。”嘉禾，乃是秀州的别称，治所在今浙江省嘉兴市。当时词人任秀州通判，时年五十二岁。他曾借口卧病，闲居在家，不想入府，表明他性格孤傲，不肯依附于人。因此，仕途坎坷，很不得意，只当了嘉禾小倅，即协助知州掌管文书的小吏。作者感慨自己老大无成，故写此词抒发临暮伤春之情。

词的上片，由早及春，极写词人难以排遣的深愁。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写词人尽管饮酒听乐，仍无法排遣深愁。“水调”，曲调名，相传为隋炀帝所制，是唐宋时期流行的歌曲之一。听音乐，饮美酒，本是封建士大夫的赏心乐事。可是，词人在这种欢乐的场合中并没有得到快乐，醉后醒来，醉意消散了，而愁绪仍然无法排解。说明虽然同是饮酒听乐，别人是寻欢作乐，词人却是借酒浇愁，其结果是“举杯消愁愁更愁”了。这里，“持酒”二字，勾画出词人把酒凝神静听的神态。“愁未醒”三字，点出了词人的愁不是淡淡的闲愁，而是一种深沉的哀愁。词人为什么会有如此深愁呢？后四句作出了回答：“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先以一个设问句，写出词

人对春去的留恋和惋惜。春天要去了，这一去还要多久才能回来呢？自然界的春天是周而复始的，而人生的春天却是一去不返，词人此时将近垂暮之年，显然他的惜春充满一种时不我与的感慨。“临晚镜，伤流景”，引用了杜牧《代吴兴妓春初寄薛军事》诗中“自悲临晓镜，谁与惜流年”的诗意。写他自己日暮揽镜自照，更感年华逝水，青春已去，而自己仕途失意，只不过是一个小倖而已。回首往事，老大无成；瞻望未来，更是前途渺茫，这一切岂不令词人“空记省”？“记”，是思念的意思，指往事而言。“省”，是省悟、知晓的意思，指“后期”而言。即是说，往事不堪回首，思念回顾也无益；后事不堪设想，省悟知晓也无用。这里的“空记省”与“愁未醒”遥相呼应，既表明了愁的原因，又写出了愁的深度。

词的下片，由暮至夜，词人借助景物抒写伤春愁怀。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写词人傍晚时所见到的庭园池塘的景象。“并禽”，指成双成对的鸟儿，是爱情和美好的象征。“暝”，指暮色。这一句交代了时间的推移：夜色笼罩水池，水鸟双双对对并卧在水边的沙滩上。明月冲破了云层，月光将花的影子投射在地上，风吹花动，好像花在月下摆弄着自己的身影。“沙上并禽池上暝”一句，写禽鸟双栖，以“并禽”反衬出自己的孤身独处，暗寓伤别之意。“云破月来花弄影”一句，写月色花影，流露出词人对春光的无限喜爱。一个“破”字，写出了月亮不甘被云遮雾罩的心情，它像词人一样怜惜春光，在春光即将离去之际，冲破云层，窥照人间春色；一个“弄”字，赋予花儿以人格，好像因春之将逝而弄影自怜，仿佛有意识地要在月下显示自己的美、欣赏自己的美。通过月色的描绘，烘托出作者怜春惜春的心情。“破”、“弄”两个动词，写得极为生动传神。天上，月移云飞；地上，花影摇曳，暗示出有风，并为下文“遮灯”、“落红”埋下伏笔。然后，词人将他的笔触由室外转向室内，描绘出夜深人静、独处室内的情景：“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遮灯”，是词人由户外进入室内后作出的动作。他为什么要用重重帘幕严严实实地遮住灯光呢？是因为“风不定”——起风了，而且看起来还不小。由于“人静”更能显出风动；由于风动，又激起词人内心深处的感情波涛，使他忽然想到“明日落红应满

径”，一夜狂风过后，明日一定落花满路了。结句仍回到“送春”之意，并与“花弄影”相照应，进一步流露出对春之归去无限怅惘惋惜的心情，有力地突出了惜春的题旨。

这是一首临老伤春之作，与其他词中常见的少男、少女的伤春不同。词中通过伤春惜春情绪的描写，抒发了年老位卑、老大无成的感慨，反映出词人孤独寂寞、愁闷无聊的处境。

（张翥）



青门引

张先

乍暖还轻冷，风雨晚来方定。庭轩寂寞近清明，残花中酒，又是去年病。楼头画角风吹醒，入夜重门静。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

张先在北宋前期词坛上有一席之地，其名篇佳作久诵不衰，脍炙人口。稍后于他的著名文人晁补之称许他的成就说：“子野与耆卿（柳永）齐名，而时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他的《青门引》一词即可体现出其“韵高”的特点。

开篇两句是双管齐下之语，容量大、蕴意深，不可轻易放过。“乍暖还轻冷，风雨晚来方定。”前句交待季节征候，后句则指一天中特定的天气情况。看似脱口而出的寻常话，只是随手记下身边的事，但是起笔切入的角度颇见匠心。它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氛围，透发出清冷、悒郁之感，正与词人的惆怅、孤寂的心境契合。然而，词人为什么对气候的变化特别敏感？对环境的反映又是这样的应时呢？作品没有明说，却发人深思。紧接着“庭轩寂寞近清明，残花中酒，又是去年病”一句补叙了起笔的内容，确指了清明将至的具体时间，进一步倾吐了作者独处庭轩、借酒浇愁、孤单寂寞、愁绪难遣的境况。而且进一步明白表露，这种精神状态并非今年如此，去年甚至以往多年，每到这个季节，精神上都要经受一番折磨。随着凄风冷雨，吹谢春花艳葩，面对残红狼藉，风摇空枝的景象时，万端愁绪袭向心头，无计自持，只好喝得酩酊大醉以摆脱萦怀的苦闷。词意层层加码，将满腔孤独、愁苦、感伤之情表达了出来。

这里的“中酒”的含意和因由，暗启下片。从下片的字里行间可以悟知，这种忧伤非一般的封建文人在仕途失意、漂泊在外时的以酒浇愁，而是写其离别情人后的相思之情。

《草堂诗余》把这首词题作“怀旧”，据《一丛花》所载，作者曾和一位出家少女相爱恋。这些都为我们理解本词提供了线索。这种恋情必然埋下苦恼的种子，乃至在作者的心灵上留下伤痕，才使作者如此伤感。下片的抒情尤为凄楚。

词的下片另起一境，笔断意不断。主人公经历了愁酒灌肠、醉梦忘情、闻角梦回、入夜酒醒的过程。“楼头画角风吹醒，入夜重门静。”远处城楼上传来的军中号角的声音，打破了重门内外的寂静，把他从醉梦里惊醒，此时他酒意淡薄，醉态残存，可是心中的孤独寂寞之感却醒而复炽。那么，促使他忧伤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是在最后两句轻轻点出的。他透过窗户，向外面望去，只见明月斜照，万物影像绰约，墙那边的高高的秋千架的影子竟被这斜射的月光送过墙来。这一幅朦胧的画面，撩起了他那更浓烈的眷情，仿佛昔日恋人嬉戏在秋千架下的一幕幕情景，又浮现在他的脑际间，他在重温芳馨、甜蜜的柔情，在深味一刻千金的幸福欢会。可是，这只能是留在记忆之中的虚境，只能是对美好往事的回忆，而现实却是冷月当空，哀角夜鸣，形单影只。幸福的回忆、冷酷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作者的无限忧伤、思恋之清便在这情境中展示出来，令人回味。最后两句在情感上倒贯全篇。上片的感伤与失落全从这“秋千影”所传达的情感信息中在篇末点题，结构上也颇为独到。

词作至此戛然而止，可以想见，在这夜深人静、月照风摇之时，阁内孤眠的词人必定是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了。难怪黄蓼园说：“角声而曰风吹醒，‘醒’字极尖刻。末句那堪送影，真是描神之笔，极希微官渺之致。”

这首词在表情达意上给人以情真意浓、韵致高雅的美感，同时由于作者在景物描写上精湛的运笔技巧，更使之在意境上表现出一种朦胧的、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画面美。尤其“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一句，虽不是词人最为得意的“三影”之中的景语，却表现出他卓然出众的才思和捕捉瞬间感受并将其准确地描绘出来的高超本领。

（程显平）



安
休

